

鲁迅笔下的“人芽”与AI价值观

□ 刘为民

文坛赛先生

1905年，鲁迅发表文言文科幻译作《造人术》，以短短1400余字雅俗共赏、虚实结合的凝练语言，展现当时生物学领域“人造人”的科技成果及情感世界；尤其是他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近现代生物学创造的“人芽”——这一中国文坛绝无仅有的科技“主人公”，从而提升了思想新境界，开辟了文学新天地。

今天，海外汉学家呼应当前科幻创作的世界潮流，又根据鲁迅的文言文《造人术》而非外语原作，重新翻译为英文在香港发表，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社会影响。因此，在科幻文学与鲁迅研究及其译作的中外学界，使“人芽”形象和《造人术》极具里程碑意义。

《造人术》原作标题为《一个不科学的故事》(An Unscientific Story)，作者是美国女作家露易丝·杰克逊·斯特朗。鲁迅署名“索子”发表的译作《造人术》，刊登于1905年《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根据大量删节原作的日文译本翻译，而且仅仅翻译了个故事开头，也没标注“科学小说”字样。但在当时，鲁迅却“看到其中赞美科学的大量篇幅，也充满了对科学的自信”，就选择并着重描写了一位生物科学家“伊尼他氏”，在实验室里展演那个时代的高技术，活灵活现地培育出一个新的生命——“人芽”，用以指代、象征当时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与创新业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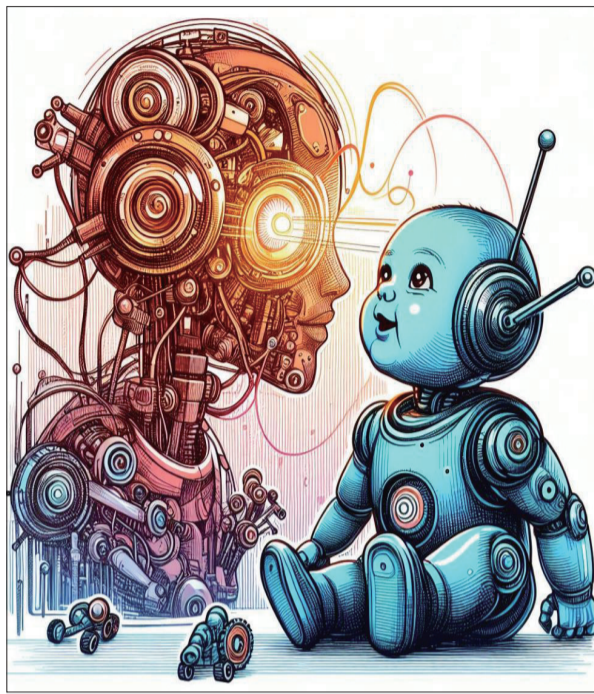
当时文学翻译流行硬译、意译、仿作、改写等具体笔法。《造人术》写道：“久时弥进，怪珠之体从而弥备。”怪珠，其实可理解为生物形态的“受精卵”。

然而鲁迅笔锋一转，跳出小说的规定情景，大声疾呼：“看啊！看啊！看啊！”指出“其隆然者修生二纹，纹弥大咄咄裂矣，生潦隙矣……怪珠之目……如椒目。”椒目，中药材，形如绿豆，黑亮光泽。鲁迅汉语文言学养深厚，在此处巧妙地“土洋结合”，堪称“点睛之笔”。

接着，鲁迅描写生物科学家“伊尼他氏大欢喜雀跃，绕室疾走”，并且豪情满怀：假如“世界有第一造物主……生命，吾能创作；世界，吾能创作。天上天下，舍我其谁”“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原来，伊尼他氏身为教授，本属美国“波士顿理化大学”的教席重镇，“六年前辞教授，力避交际”，“乃造人芽，力冀发明，声闻世界”。他“固以造人芽为毕生志，负大造之意气”，目的是“将益人，将利世”。

显然，鲁迅这里不仅标举而且美化了小说的思想主题，对比英文原作，他的翻译近乎改写。如“人芽”对应英文原作中的“life-germ”，实为现代技术所创造的生物初始态“胚芽”；鲁迅的译笔，则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泛指“life”（生命），更意在兼顾社会学道德伦理层面的人伦、人性、人生及人道(humanity)等价值，赋予了超出“life-germ”更多样更丰富的文学意蕴与思想内涵。

难怪不久后的1910年，文坛名家包天笑有科幻作品《新造人术》编译发表，并在文末呼吁质询：“呜呼。创造生物。创造生物。果人间社会之幸乎否乎？”之后百余年来，从《弗兰肯斯坦》相关题材的电影、图书引进，到各种“机器人”“仿生人”在科幻创作中大显身手而出奇制胜，进入21世纪AI产业发展迅猛等等。都可以看作是鲁迅关于“人芽”的创作意向和价值指归，在不断地



左图为作者用AI制作的“人芽宝宝”，右图为《造人术》单页。（作者供图）



生发进化而面世展演。至今，已经渗入文坛艺苑、影视及图书、电玩等领域。我们不仅乐观其成，还可以类比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成长与各种各样新产品新功能的层出不穷。

通过鲁迅译述的“人芽”寻踪溯源，畅想未来：假设又一个百年过后，再回望今天的人工智能——岂不是相当于某种跨时代的科技“人芽”？我们要明察“人芽”、人性和未来人生的历史脉络，从价值观的角度审视其内在关联。

前不久，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伦敦的布莱奇利庄园举行，警惕人

工智能负能量、负影响的AI伦理问题，已引起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何以保障AI遵从人类的规范、理性及互利兼顾的“自由”意志？

目前，主要依赖AI的强化学习和越来越攀比“超越”的大数据“投喂”，在逻辑规训、理性自律等方面“再接再厉”，来促使AI们的“芽”之初，“性本善”——即AI将给人类带来无限可能——多为提高生产力水平或增进社会福祉，改善人类工作环境等积极的丰富想象与期待。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

以古代名人命名的北京胡同

□ 嵇立平

胡同京味儿

北京胡同形成于元朝，延续于明清至民国，星罗棋布，正如老话：“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如牛毛。”胡同名称也是包罗万象，且每条胡同都有历史掌故，比如以古代名人命名的三条胡同。

以鲁班命名的鲁班胡同

鲁班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他不仅是能工巧匠，而且是出色的发明家，据《物原》等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

不少工具器械如曲尺、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传说都是他发明的，被世人尊称为“八大作”（即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搭材作、裱糊作）祖师爷。

鲁班胡同原位于北京东城区龙须沟附近，北起珠市口东大街，南至西晓市街，长约一里地。1933年《北平地名典》称之为鲁班馆胡同，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供奉鲁班的公输子祠（鲁班庙）。清末东晓市一带瓦木行业集中，居民也多为瓦木工匠，为纪念行业祖师鲁班，众厂及工匠集资建起了鲁班馆，在馆中院落的正殿供奉黑髯红袍的鲁

班爷。民国时期，鲁班馆已是木、瓦、石工等行业祭拜祖师爷、行业集会、行业管理的中心。

1958年，鲁班祠被全部拆除，鲁班胡同的北半段也被拆掉，随后，胡同彻底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金鱼池东区一片现代住宅楼和“承传美术馆”大院。

以蒯祥命名的蒯侍郎胡同

蒯(kuāi)侍郎胡同是以明代著名建筑设计家蒯祥命名的，侍郎是他的官职。

蒯祥是苏州吴县香山人，自幼随父学艺，通计算用料和榫卯技巧，名扬业界，出任“木工首”。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池宫殿，在全国征召能工巧匠，蒯祥应召进京，隶属工部，参建天安门及诸宫大殿。蒯祥技艺精湛，“能目量意营，准确无误，指挥操作，悉中规制”，从工匠领班升为工部营缮所丞，后官至工部左侍郎，食从一品俸。明正统年间(1436—1449)，蒯祥负责重建故宫三大殿，“凡百营造，祥无不预，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效劳尤多”。明代《宪宗实录》中评价蒯祥：“为人恭谨翔实，虽处贵位，俭朴不改。常出入未尝乘肩舆，既老，犹自执寻引指使工作不衰。”其著作有《蒯祥营造图籍册》，在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素有“蒯鲁班”之称。

蒯祥生前的居住地离紫禁城建筑工地两公里多，因其官职名被称为蒯侍

郎胡同，即后来北京火车站附近的苏州街一带。因时代变迁，蒯侍郎胡同逐渐湮没，只留下了胡同名。

以郑和命名的三不老胡同

三不老胡同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德胜门内大街，西至棉花胡同，全长273米。因明初三保太监、著名航海家郑和府第就在该胡同6号院而得名。

郑和本姓马，小名叫三保，回族，曾任内官监太监，因追随明成祖朱棣屡立战功，赐姓郑。郑和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七次率庞大的舰队远航西洋，历时28年之久，“所历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最远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他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是名副其实的航海家。梁启超评价：“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1997年，美国《生活周刊》曾评选出“千年对历史影响最大的100人排行榜”，郑和排在第14位。

明代，人们称郑和所住胡同为“三宝老爹胡同”。“老爹”即对长者或权势者的尊称。“三宝”特指“马三宝”，即郑和原名。后来由于北京土话快读和语音演变，逐渐将“爹”字省略，就变成“三不老胡同”了。

郑和故居已毁，而胡同尚存。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鲁班胡同 吕钟 摄